



传记诗学



王成军◎著

新华出版社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0世纪西方自传理论的话语模式研究（编号：13BZW018）和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二期项目（编号：苏政办发〔2014〕37号）之阶段性成果。



传记诗学



王成军◎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传记诗学 / 王成军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166-2991-8

I. ①传… II. ①王… III. ①传记文学—文学理论

IV. ① I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85171 号

传记诗学

作 者: 王成军

责任编辑: 徐文贤

封面设计: 人文在线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北京人文在线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七彩京通数码快印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 × 240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314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2991-8

定 价: 52.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导论 中国传记诗学的构建

中国的传记文学，可谓源远流长，但长期以来却仍处于有史无论的局面。这丝毫也不奇怪，因为传记文学这个文类不但在中国被忽视，即便是西方，其研究也大大落后于写作。卡尔·范·道伦在《作为文学形式的传记》一书中悲观地说：传记这块领地，批评几乎毫无涉足。不过这是20世纪初百年前的孤独情形了。西方学术界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对传记文学的理论关注空前火爆，尤其是对自传的理论兴趣，已经成为当下西方学术界的显学之一。詹姆斯·M·考科斯在《自传和美国》一文中指出“自传和忏悔写作在现代西方学术界，和以往相比，越来越受到文学批评的重视，这不仅仅是说批评已经在其他文类长期消耗尽了自己的热量，更是因为文学的整个观念在变化。”（The 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 470）这里的变化是指随着非虚构文学印数在出版市场远超小说等虚构作品后，传记文类的文本价值激起了理论研究者的兴趣，甚至可以说，传记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化人类学现象，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哲学家、美学家、人种学家、社会学家乃至弗洛伊德以来的精神分析学家的目光。法国学者让·伊夫·塔迪埃在《20世纪的文学批评》专著中，在第九章“诗学”里对传记进行了论述，并且把传记文学与小说一视同仁为散文体诗学。他说“传记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体裁，如今也特别走运，两千年来，尽管传记体裁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它仍然超越攻击它的所有哲学和文学理论而顽强地生存下来。”甚至连解构主义重镇之一的保罗·德曼对传记理论也发表了重要论述。但令人遗憾的是，整个西方学术界却踏了解构主义的列车，动辄提出“自传死亡了”或“传记为幻象”的解构观点，传记诗学几乎成了小说美学的代名词。

同样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传记文学研究，特别是传记文学的理论研究仍然处于草创阶段。众所周知，在20世纪，梁启超、胡适、朱东润对传记文学极为重视，分别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开设过传记文学课程，但是他们的传记理论缺乏体系，烙上了那个时代学术研究的印痕。如梁启超的文史不分，胡适的忽而不见中国早期史传文学叙事的巨大成就，偏偏说：中国最为缺乏的是传记文学。这里既违反了中国传记发展的史实，更是对中国传记诗学的建构留下了不好的影响。杨振声在《传记文学的歧途》一文中对“总认为中国的传记不成，西洋的传记总是很好的吧”的说法，有过批评：“认为西洋的传记总是好的，也如有些

西洋人认为中国人画的山水画总是好的，一样的‘并不尽然’”。他却仍然固步于历史与文学的二分樊篱中不能自拔，把英国新传记推崇文学性的叙事模式，判定为：传记文学的歧途。（原载《世界文艺季刊》1946年11月第一卷第4期）

中国是一个对叙述尤其是对真实发生过的人物事件的叙述，即传记文学叙述，极端重视的国家。二十四史之史传的存在，是西方国家望尘莫及的。如此推崇史官文化且给予史传叙事极高荣誉的也只有我们中国。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不无羡慕地说：“在西方，作者人生观、世界观的表达，通过新奇的事件进行架空的‘创作’；在中国，则始终要求事件是实在的经验，人物是实在的人物，这反映了在文质彬彬之中讲求踏实的中国文化的倾向。”这种不愿架空，希望在“行事之深切著明”（孔子语）的人物里寄托理想的文化，确实是我们中国所独有。

那么在世界文学叙事这个大舞台中，我们曾经过分地高估了西方文学中架空的小说叙事的虚构美学，缺少对中国叙事的客观评价，尤其是不无忽略了对传记文学叙事这一中国叙事经验的总结与发明。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要建构中西传记诗学，发出富有建设意义的中国学术之声。

本专著填补了国内传记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空白。主要包括两大部分：第一编：理论建构，分十三章集中探讨了中西传记诗学的诸多理论问题。第二编：文本阐释，用十三章对中外传记经典作品进行了文本细读，并且对中外著名传记作家进行了美学剖析。

在传记叙事中，本专著主张伦理学的“正义独立于善的康德说”，即不对自传事实作目的论的解释，一个事实也许隐瞒比坦白更有利于传主或其亲属的生活，给他们带来所谓的“善”。但是这是违反传记文本真实性原则的错误观念，因此，我在这里郑重提出“事实正义”理论，以给步履维艰的自传叙事提供理论支持。当我提出的“事实正义”理论由自传中的自我叙述和叙述他者扩展到整个传记文学叙事的时候，其理论的实践意义更是毋庸置疑的。

从时间与自传记忆的关系来看，本专著认为：自传文本的真实性，必然是一种叙述人用满足当下自我意识的方式来“认同”自我的构建性。因此，自传的真实性是一种有选择的真实。它是自传叙述人对自我真实的解读。换句话说，在真不真实的层面上讨论自传的真实性没有多少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自传的真实性或许就存在于其文本中有多少“真实”。

保罗·德曼的《卢梭〈忏悔录〉论》打破了自传是最富有真实性的文本的神话。卢梭所标榜的只有自传作者最知自己的内心的理论让人产生了怀疑，卢梭曾批评蒙田让人看到自己的可爱的缺点，暴露自己可爱的缺点。现在在保罗·德曼的解剖刀下，卢梭也成为假装诚实的人里面之榜上题名者。这一结论对我们中国传

记诗学界的启发是非常大的。人们再也不能笼统地称自传为最真实的文本了。我们中国学者从郁达夫、谢冰莹迄今，一直存在着对卢梭式自传“坦率真实”文风的过分褒扬，对自传文本特别是卢梭式文本的真实性，存有迷信，这直接导致对整个自传文本真实性的过分强调，从而影响了中国自传文本的建构。从另一方面来讲，以保罗·德曼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在发现自传文本与小说相通的文本特征时，又存有隐形偏爱，把自传文本独有的特征统统归入小说虚构。这是一种需批判的虚无主义，但是，保罗·德曼针对卢梭的《忏悔录》而发起的对自传的挑战，是颇值得研究的传记诗学课题。

拉康镜像理论认为，自我映现在“镜子”中，但镜子决不会将自我本质反映在那里，同理，自传文本像镜子一样，映现了“我”的真相了吗？作为镜像，我们看到的自画像，如卢梭的《忏悔录》，萨特的《词语》，纪德的《假如种子不死》，虽然是自我的命运的一部分，但那只是被伪装了的自我的形象。自传中的“我”也是“他者”。自传叙述中的“我”，在结构自己本身之际认同的不是自己而是“他者”，如萨特是根据“他者”眼中的“存在主义者让·保罗·萨特”来进行童年叙事的。从跨文化背景剖析，自我在自传中可理解为是叙事的产物，它随着自传叙述者的政治、身份、文化、时代、心态、性取向的变化而变化。

罗兰·巴特是一位自白欲望不亚于卢梭等前贤的作家，但他的唯一一部可称为自传的《罗兰·巴特论罗兰·巴特》却未能在自传领域得到公认。究其原因，这是巴特“解构主义文学观”所致。本专著认为：解构应纳入建构的文学理念之中，特别是对于自传文本来说，自传文本应坚持其不容忽视的非解构性诗学因素：自传意义、自传叙事、自传真实。否则自传作家必将像罗兰·巴特一样坠入自己设置的降魔之瓶中。

本专著认为：以沈从文为代表的“趣味化传记叙事”，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叙事的共同特征。也就是说“趣味化传记叙事”是中国现代作家的传记叙事审美趋向和文本特征。甚至我们可以说，被丁玲反感否定的沈从文式“趣味化传记叙事”，正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现代性”属性中最为明显的特色之一。因为，“趣味化传记叙事”的平视角叙事方法，既不把传主当作神（仰视）也不把自己视为帝王（俯视），这样则解决了传记作家与传主之间存在的叙事矛盾，更有利于展示传主那有血有肉的复杂人生。传记诗学理应在理论上为沈从文式“趣味化传记叙事”正名，以促进当代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的繁荣与理论研究的深入。

本专著认为，传记片是一种建立在观者与编导相互认知与理解基础上的艺术类别，是一种编导与观者必须自我伦理约束以达成某种契约的“信用”体裁。对

编导来说要坚守和实行真实叙述传主性格和人格的纪实契约，拍出富有美学价值的传记片。对传主及其亲属来说，要赋予编导叙事正义的权力，不要用“隐私权”来干涉编导的“叙事权”，更不能从为传主隐晦的角度横加阻挠电影的拍摄与播放。对观者来说，要具备欣赏传记艺术片最基本的接受美学素养，了解和认同传记片的叙事特征，善意地批评与呵护在现实政治与传统文化两难伦理困境中突围的中国传记影片。

事实上，中国既是传记叙事的传统大国，更应该是传记诗学的建构强国。让我们共同期待中国传记诗学，面朝大海，走向世界！

目 录

导论 中国传记诗学的构建	1
--------------	---

第一编 理论研究

第一章 传记文学考释	3
第二章 事实正义论：传记文学的叙事伦理	11
第三章 论时间和自传	20
第四章 论中西自传之“我”	29
第五章 在忏悔中隐瞒？——论西方自传的“坦白”叙事	40
第六章 自传文本的解构和建构——保罗·德曼的《卢梭〈忏悔录〉论》	50
第七章 文本·文化·文学：论自传文学	58
第八章 论传记电影叙事中的“契约伦理”	67
第九章 莫洛亚传记美学研究	73
第十章 试论传记文学	80
第十一章 中国传记文学的三大渊源	86
第十二章 关于自传的诗学	95
第十三章 论 21 世纪中国传记文学的当代性	106

第二编 文本阐释

第十四章 中西传记文学文本比较	115
-----------------	-----

第十五章 自传文本的非解构性诗学因素

——《罗兰·巴特论罗兰·巴特》论析·····	121
------------------------	-----

第十六章 孔子的自画像：以《论语》为语料·····	131
---------------------------	-----

第十七章 论自传叙事与自我身份政治建构：

以曹操、毛泽东、富兰克林为个案·····	138
----------------------	-----

第十八章 中国经验：《后汉书》史传叙事选读·····	147
----------------------------	-----

第十九章 清代传记文学论——以顾炎武、方苞、曾国藩为个案·····	157
-----------------------------------	-----

第二十章 事如春梦记有痕：沈复《浮生六记》赏析·····	163
------------------------------	-----

第二十一章 梁启超传记文学论·····	184
---------------------	-----

第二十二章 论沈从文传记叙事的“趣味化”问题·····	192
-----------------------------	-----

第二十三章 论当代中国政治人物传记叙事·····	199
--------------------------	-----

第二十四章 传记文学这一家：传记作家散论之一·····	212
-----------------------------	-----

第二十五章 叙述自我与灵魂自传：尼采《瞧！这个人》的现代性与诗学价值·····	217
---	-----

第二十六章 韩愈、夏多布里昂、刘心武、高尔基·····	221
-----------------------------	-----

附录 韩信传论·····	233
--------------	-----

主要参考文献·····	259
-------------	-----

后记 天下何人不识军·····	261
-----------------	-----

第一编 理论研究

第一章 传记文学考释

传记文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文类。说它古老，早在 2000 多年前，以司马迁《史记》为代表的史传文学，已形成了中国传记文学第一座高峰；说它年轻，直到 20 世纪初，在梁启超、胡适的倡导和实践下，“传记才开始在中国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①而且时至今日，“传记文学”这一文体名称，居然还难以确立。有人甚至说，根本不存在“传记文学”这一文体名称，是翻译错误所致。我们认为，只有文体名称确定了，传记文学创作才有轨迹，才能在特定的艺术规范下驰骋笔墨。关于艺术地记载某人实际人生的生平事迹的非虚构的文体名称，是标之为“传”？“传记”？抑或“传记文学”？其内涵外延如何把握？这三者是不同名称表示同一概念，还是同中有异？为什么同一作品有时称“传记文学”，有时叫“传记”，而真正书名则往往署为《××传》呢？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解决，必将导致传记文学创作的喑哑与理论批评的偏颇。为此，本文拟对“传”“传记”“传记文学”略作考释，并阐述自己的观点，以教正于方家。

一、传

“传”字起源颇早，但其本意不是表示文体意义。许慎《说文解字》释为：“传，遽也。”即传车驿马名，《尔雅·释言》：“驺，遽。”传、遽可以互训：传者，如今之马。“传”字的本义是指传车驿车。这是它的含义之一。如《左传·成公五年》：“晋侯以传召伯宗。”《汉书·文帝本纪》：“横惧，乘传诣洛阳。”“传”字的另一含义是：解释经义的文字或著作。《尔雅》郭璞注：“传，传也，博识经意，传示后人。”《文心雕龙·总术》：“常道曰经，述经曰传。”《公羊传·定公元年》：“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注：‘传谓训诂。’”刘知几《史通·六家》说得更明白：“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如《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之“传”皆为释经文字。又《汉书·艺文志》说：“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言说经也。”“传”字的第

^① 参见《新大英百科全书》“传记文学”条目。转引自《传记文学》创刊号，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 年版，第 191 页。

三个含义是：古书或记载之意。例如《文心雕龙·史传》：“旧史所无，我书则传。”《孟子·梁惠王下》：“曰：‘于传有之。’”《荀子·王制》：“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另外，“传”字还有符信的含义。如《韩非子·说林上》：“鸱夷子皮负传而纵。”《汉书·文帝纪》：“除关无用传。”以上传字的四种含义，尽管或多或少可以引申到记载人物事迹以传于后世（刘知几《史通·六家》：“传者，传也，所以传示来世。”）上来，但是，它们并不真正表示文体含义。

那么，“传”字作为表示记载一人生平始终的文体名称，最早是何时出现的呢？刘勰《文心雕龙·史传》说：“及史迁各传，人始区分。详而易览，述者宗焉。”赵翼《廿二史札记》说：“其专记一人者为传者，则自迁始。”章学诚《文史通义·传记》说：“盖包举一生而为之传，史汉列传体也。”汪荣祖说：“传之义多矣。左氏传述经旨，贤人之书也，无与一人之始终。纪一人始终，肇自史迁。”^①我们认为，记一人之始终的传字含义，还应上溯，至迟不晚于战国时期。《世本》中就已经有“传”体。《世本》是一部记载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列国诸侯的世系、姓氏、居邑、制作等的古书。《汉书·艺文志》载有十五篇。后该书残缺。但从雷氏校辑的《世本》来看，此书上确实有：传、别录、图、谱、注、记等。司马迁曾使用过《世本》中的材料。《史记·魏世家·索隐》：“传曰：‘孺子疇，是魏驹之子’。”即出自《世本》。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说：“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另外《穆天子传》也是面世于该时期，表明当时已经出现比较完整的“传体”之书。当然，《穆天子传》之“传”字是原书名呢，还是后来另加上去的？有争议。《晋书·束皙传》说：“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后序》引东晋王隐《晋书·束皙传》，却说：“大凡七十五卷，其六十八卷皆有名题，其七卷折简碎杂，不可名题。”这里“不识”与“不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但我们认为，即使该书名是荀勖定的，也表明他是着眼于传主周穆王，具有了相当成熟的传体意识。总之，中国古代汉语往往单音字独立表示词义。“传”字逐渐演变为记载一人生平始终的文体名称，沿用至今。中国传奇小说受古典传记影响较大，也多标为《××传》，如《李娃传》等。

在英语中，没有与中国“传”字相吻合的单词，而只有“biography”，译为“传记”。例如《毛泽东传》，特里尔写为“Mao: a biography”；或者用“life”代替，或者直书其名。例如 *Life of Mendel*（《蒙代尔传》）、*The life of Samuel Johnson*

① [美]汪荣祖：《史传通说》，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96页。

(《约翰逊传》)、*Goethe* (《歌德传》)。但是,英语中“传奇”(fiction)与“传记”(biography)是两个不同的单词,比中国的“传”字区分得清楚。

二、传记

“传记”一词,在现代汉语里含义是明确的。《辞海》:“传记,专指记述个人事迹的文字。”但是在中国古代却是比较含混的一个词。郑樵《通志·校讎略》曾说:“古今编书所不能分者五:一曰传记,二曰杂家,三曰小说,四曰杂史,五曰故事。”考“传记”一词,我们发现,它在西汉时期已出现,但它的含义不是文体名称而恰与“传”字“转授经旨”之意相同。举例如下:《史记·三代世表》张夫子问褚先生曰:“诗言契、后稷者皆无父而生。今按诸传记,咸言有父,父皆黄帝子也。得无与诗谬乎?”《离骚序》:“故博采经书,传记、本文,以为之解。”《楚辞章句序》:“其时周室衰微,战国并争,道德凌迟,谗诈萌生,于是杨、墨、邹、孟、孙、韩之徒,各以所知著造传记,或以述古,或以明世。”《汉书·刘歆传》:“歆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那么,“传记”一词,表示记载一人生平始终文体之含义源于何时?章学诚《文史通义·传记》认为:“传记之书,其流已久,盖与六艺先后杂出。古人文无定体,经史亦无分科,《春秋》三家之传,各记所闻,依经起义,虽谓之记可也。经礼二戴之记,各传其说,附经而行,虽谓之传可也。”“盖皆依经起义,其实各自为书,与后世笺注自不同也,后世专门学衰,集体日盛,叙人述事,各有散篇,亦取传记为名,附于古人传记专家之义尔。”章氏的观点有值得注意之处。第一,他指出“传记”文本是从“依经起义,各自为书”演变而来。《左传》即是一部独立的史传文学著作。第二,他看到了“传”与“记”可以互训的特点。但他没有明确指出“传记”一词最早表示文体意义源于何时。

我们认为,至迟在南朝时“传记”一词已经有叙述人物事迹之史料的含义。《宋书·裴构之传》载:“奉命作《三国志注》,即鸠集传记,增广异文。”刘勰《文心雕龙·总术》说:“颜延年以为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文。”到了隋唐宋时期,“传记”一词的文体意义已经渐为明晰。《隋书·经籍志》开始设有“杂传”之目并记有《会稽后贤传记》一卷,钟离岫撰。《宋史·艺文志》都设有“传记类”书目,特别是明清时期传记的文体意义更为明确。茅坤《史记钞》卷首《读史记法》说:“读太史公传记,如与其人从游而深交之者,须痛自理会,方能识得真景。”“文景间,亦每年仅录所下明诏,与系时事之大者而已,朝廷之大政大议,特条见于将相名臣传记中,不取详次如《秦纪》,

窃谓太史公未定之书也。”章学诚于《文史通义》中专设“传记”一章，并在《黠陋》篇中论述道：

传记之文，古人自成一家之书，不以入集；后人散著入集，文章之变也。……史学废而文集入传记，若唐、宋以还，韩、柳志铭，欧、曾序述皆是也。负史才者，不得自当史任以尽其能事，亦当搜罗闻见，核其是非，自著一书，以附传记之专家。

显然，章氏是把“传记”看作为一门独立的文体了。尽管古代“艺文志”中是把“传记”分为“传”与“记”来排列，如《四库全书总目》说：“叙一人之始末者为传之属，叙一事之始末者为记之属。”但事实上，“传记”一词表示记载一人生平始终的文体名称已经确立，而且其外延颇广。诸凡年谱、大事记、资料汇编、墓志、传记小说等皆在其范畴之内。换句话说，“传记”一词，是一个属概念，其本身能够包括文学与史学两个范畴的作品，并非仅限于历史范畴。《晏子春秋》是一部记载齐国贤相晏子生平事迹的散文名作，称之为传记小说。《四库全书总目》不仅将此书归入传记类目，而且“冠传记之首，以见滥觞所自焉”。今天，“传记”这一名称，仍然通行且成为“记述个人事迹的文字或文章、文体”的专有名词。近代人张孝若为其父张季直作传，《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现代人蔡尚思也把以蔡元培为传主的著作称为《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今人董传章著有《董必武传记》一书。另外，诸多大辞典皆以“传记”命名，如《辛亥以来人物传记》《世界名人传记鉴赏辞典》等。

在西方，“biography”（传记）一词被用来描述一类特殊作品的特征是17世纪的事。1662年，英国学者富勒出版了《英国伟人史》，他在该专著中首次使用“biography”一词。到了1683年，另一位作家达尔顿在给《希腊罗马名人传》的英译本作序言时给予传记（biography）定义为：“特定人物的生平史。”这里，“bio”表示生命，“graph”表示“书写”。从这一词的派生词来看：[1] biographies 是名词，可译为传记主人公；[2] biographer 也是名词，译为传记家；[3] biographical 是形容词，表示有关某人一生的、传记的、传记体；autobiography 是名词，译为自传，它们均与“书写个人的生命”这一含义关联。显然，“biography”一词和汉语“传记”是内涵、外延极为吻合，特别是作为文体名称，中外是一致的，即“biography”也是一个属概念。《朗曼现代英语辞典》释“biography”为“[1] a written audient of person's life（一个人的生活记录）[2] biographical writing as a literary genre（作为文学类型之一的传记）”。

三、传记文学

“传记文学”一词，几乎为略识文墨者尽晓，但是它却是最为晚出的名称。考察中国古代典籍从未出现“传记文学”一词。在中国较早使用“传记文学”名称者是胡适博士。《藏晖室札记》卷七第一条就是“传记文学”，时间为1914年9月23日：

昨与人谈东西文体之异，至传记一门，而其差异不可掩。余以为吾国之传记，唯以传其人之人格（character）。而西方之传记，则不独传此人格已也，又传此人格进化之历史（The development of a character）。

当然，胡适不是在中国提出“传记文学”名称最早的人，该日记中的“传记文学”条目是编者后加上去的，但自此以后，倡导“传记文学”写作几乎为胡适迁的“癖好”。1953年1月12日，他又以“传记文学”为题，在台湾省师范大学进行了讲演：“今天我想讲讲中国最缺乏的一类文学——传记文学”。

郁达夫也是较早使用“传记文学”名称的现代作家。他曾撰写两篇传记文学理论文章《什么是传记文学》《传记文学》。他说：

传记文学，本来是历史文学之一枝……经过了二千余年，中国的传记，非但没有新样的出现，并且还范围日狭，终于变成了千篇一律，歌功颂德，死气沉沉的照例文字；所以我们现在要求有一种新的解放的传记文学出现，来代替这刻板的旧式的行传之类。^①

茅盾曾发表过《传记文学》短论，朱东润则堪称现代传记文学大师，撰写了《中国传记文学之进展》《传记文学与人格》《传记文学之前途》等论文，并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招收“传记文学”方向博士生。中国台湾省于1962年创办《传记文学》杂志，内地也于1984年创办《传记文学》期刊。中国作家协会已吸收了“传记文学作家”百余名。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已经举办十四届年会。然而，现在问题出来了，朱文华先生针对当前理论学术界对“真实记录人的生活”文体名称的混乱情况（传记、传记文学、传、人物传记、传记体散文等）提出：应取消“传记文学”名称，而统称“传记作品”。他的主要论据

① 郁达夫：《什么是传记文学》，《郁达夫文论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638页。

是：“鉴于传记（biography）和传记文学（biographical literature）两词表述的是同一概念，为了不至于使人望文生义”。^①“传记”和“传记文学”是同一概念吗？从上文所摘引的胡适文章来分析，尽管胡适总题为“传记文学”，然而论述中则多用“传记”来替代“传记文学”，郁达夫也是如此。但是我们认为“传记”与“传记文学”不是同一关系，而是属种关系，“传记”是记录真实人物生活文体的总名称，“传记文学”则是其中的一种，从逻辑上讲，当然可以称“传记文学”作品为“传记”，正像小说可称为文学一样。

其实，英语的“biography”（传记）一词，就可以涵盖文史两个范畴的词汇。《新大英百科全书》说：

传记这种文类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各种相异的形式。因此很难有一个定义能囊括所有重要传记体例，所以我们将它广泛定义为“真实生活的记录”，以适用于各种不同的类别。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认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传记文学”条对“传记”与“传记文学”的阐释是准确的：记载人物经历的作品称传记，其中文学性较强的作品即是传记文学。考查西方传记史我们会发现，西方似乎并无 biographical literature（传记文学）这种拼写法。诸多著名英文辞典仅收有“biography”条目；一些众所周知的传记文学理论著述也是用“biography”名称，如哈罗德·尼科尔森的《英国传记文学的发展》，莫洛亚的《传记文学综论》，英文分别为 *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Biography*、*Aspects of Biography*。有的学者为了更加强调传记文学的文体特性，也只是书写为“传记的艺术”，如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论文‘The Art of Biography’、D. A. 斯托弗的 *The Art of Biography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或者拼为“文学传记”，如利昂·伊德尔著 *Literary Biography*。独有《新大英百科全书》拼写“biographical literature”，但是在英语中“literature”一词并不仅仅表示“文学”的含义，而还含有文体、印刷品等多种词义。如果把“biographical literature”译为“传记文学”，则显然与《新大英百科全书》的正文内容相矛盾。例如根据资料研究写成的传记第一种为“参考汇编”。作者举例说“许多国家出了多卷本的传记字典，如英国的《国家传记字典》和美国的《美国传记字典》；综合性的百科全书，广泛收录了世界名人的生平资料、分类的汇编，如美国的《历届大法官生平》”。以上作品属于资料性的汇编且颇为简略，怎么能

① 朱文华：《传记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页。